

花城边

散文集

人民出版社

边 城 花

(散文集)

074529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边 城 花

(散文集)

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开封地区印刷厂印刷

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3印张 65千字

1979年10月第1版 1979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5,500册

统一书号 10105·253 定价0.20元

目 次

访桔	蔡 毅 (1)
茧花	杨惠民 (7)
周总理的笑声	马青云 (12)
手推车	阎豫昌 (17)
边城花	凌 渡 (22)
卧龙吟	郑夫瑞 (29)
龙门抒怀	顾丰年 (36)
石头的歌	刘先琴 (41)
春来江水绿如蓝	张惠芳 (47)
花草篇	湘 霖 (53)
花事	卞 卡 (58)
沙区春浓	湖 涌 (63)
春茶赞	廖华歌 (68)
游中岳	王鸿钧 (73)
钟声的回忆	禹本愚 (82)
母女生涯	李长华 (87)

访 桔

蔡 毅

同志，你到过毛主席纪念堂吗？如果你到过，你可曾留心过那里的桔子树么？前年九月初，正是纪念堂即将竣工的时候，我去参观了。进入北门，穿过墨绿色铁栏，首先映入眼帘的，便是那由翠绿挺拔的油松、绿荫如盖的馒头柳、树型似塔的雪松、嫩绿的红果树和色调浓重、体型高耸的桧柏绿篱组成的绿色林带，约宽三十米。在这青葱翠绿的林带之中，种植着全国各地赠送来的珍贵花木。有台湾同胞送来的樱花树，广东送来的龙柏、南洋杉等常青树。陕西送来的驰名中外的临潼石榴，云南大理送来的山茶花，四川康定送来的杜鹃花，山东送来的青岛雪松和延安人民送来的青松。记得就是这次，我有幸结识了北方罕见的韶山蜜桔树。

那桔子树，共二十株，都栽在特制的木桶里。在纪念堂正门两侧，紧挨林带，整齐地排列着。园林师傅告诉我，这是毛泽东主席故乡韶山人民，为表达对领袖的眷念，特意送来的。我审视着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的桔树，只见：树冠的大小相差无几，树型整齐美观，枝干茁壮挺拔，不用说这些树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。看那碧绿碧绿的叶子密匝匝，肥实实的，在微风中摇动着，仿佛是对前来访问的人频频致意

.....

桔树，在我国生长的植物里，它可算得上是土生土长的了。据查，它的原籍，就在我国中部和南部的某些地区。而且，它的生长，已经有二千多年的悠久历史了。

尽管如此，桔子对我这个北方人来说，还是怪生疏的。当第一次遇见它时，倘不是园林师傅的介绍，我简直无法知道它究竟是什么树呢。我怀着敬仰和求知的心情，访问了养护桔树的园林师傅。他告诉我不少关于桔子的知识和故事，使我对桔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

《晏子春秋》载：我国战国时候，齐国有个宰相叫晏婴。他为人聪慧有辩才，常常使那些企图侮辱他的人反招无趣。有一次，他出使楚国。楚王存心要戏弄他。宴会之间，让人绑上一个人来。便问“什么人？”答：“盗贼。”又问：“哪里人？”答：“齐国人。”于是，楚王便对晏婴说：

“你们齐国人是不是本性都是作贼的？”晏婴不慌不忙地答道：“我听说，桔生淮南则为桔，桔生淮北则为枳。别看它们的枝叶蛮相似，但那味道可相差太远了。为什么呢？这都是水土不同的缘故造成的啊！这个人在齐国并不偷，到了楚国却偷起来。我想大概是楚国的社会风气才使他变坏的吧！”把楚王说得极其尴尬，无言以对。

我叹服晏婴的辩才。同时，我似乎觉得晏婴之言，恐怕也并非没有根据。

我问园林师傅，他笑了笑，说：“那不过是讲故事。究其实，枳和桔虽同属一大家族——芸香科，可并不是一种树

呢。可以说，它们是同族不同宗。枳，也叫枸桔，臭桔。与桔最明显的区别是，果实小，成熟后果肉少，味道很酸，不能吃。我国北自山东，南至广东都有它的踪迹。常栽作篱笆或者当柑桔嫁接的砧木。”师傅略微一顿，接着说：“桔子可不大相同了！桔子素有水果珍品之誉，人们都喜欢吃。”从师傅那里我得知，桔子也有许多品种呢。人们通常把果实直径大于五厘米的，果皮橙黄色，较粗厚，顶端常有嘴的叫做柑；果实直径小于五厘米的，果皮朱红色或橙黄色，较细薄，顶端常常无嘴，人们管这种果子称为桔。韶山蜜桔，就属这后一种，而且还是无核的。桔子的名目繁多，五花八门，不胜列举。

“你到过桔乡吗？”师傅问道，我摇摇头。“嘿，秋末冬初，桔乡的景色才叫喜人呢。金黄色、红色的果实，光彩灼烁，累累缀满枝头，活象一串串大铜铃。桔子成熟时，桔香四溢，沁人心脾。吸一口气，都会觉得甜丝丝、香喷喷的。”他指了指纪念堂庭院的桔树，说：“现在还早，国庆节后你再来，树上的果子差不多都变红了。那时候，可要比现在好看多了。”

遗憾的是，打那儿以后，我老没机会再访桔树了。前几天，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来到天坛公园北京园林局苗圃。第二次访问了在这里寄居过冬的韶山蜜桔。

春寒料峭，地上还有未融化的点点积雪。苗圃露天的畦田里，似乎一切还在睡着。然而暖房里，却是春意盎然，一片生机勃勃的动人景象。我一脚踏进门槛，还未来得及喘口气，师傅便对我讲起去年桔树的情形来。他说，“二十株桔

树，棵棵都挂了果，少则几十枚，多则上百哩！”他边说边用手比划着，“桔子长得好大个，简直有小茶碗大小。果味也极美，吃起来，又甜又醇，我敢说这桔子是上好的品种啊！”他把我带到暖房，伸手将树枝扒开，让我看摘果后留下的密密麻麻的果蒂。

师傅兴致勃勃的述说，更增加了我的惋惜之情；我错过了观桔的好时机呀。

师傅还说，桔树是不大好栽种的。因为桔树是南方的植物。南方，气候、土壤等自然条件适合桔子生长。但是，也是比较娇嫩的。要种好它也并非轻而易举的事。如今在北方，就更不易了。他说：“人有水土不服的习惯。在这方面，桔子可不亚于人呢。你想想，韶山蜜桔祖祖辈辈生活在湖南，乍来北京，哪能一下子就长得好呢？”我会意地点点头，继续听师傅讲下去。他说，夏秋，天气暖，可放在室外。到冬天，这不，还得把它们请到暖屋子里来过冬。就是在夏天，温度是够它们用了，可湿度又常常不理想。这就要靠浇水来满足它们的需要。然而，又不可太湿了。不然，它会烂根，掉叶子，更不用说挂果了。把水喷洒在地上，使空气总是湿漉漉的，土壤仍然保持松而不干，潮而不泥。当然，操作起来，那就复杂多了，还必须视天气的不同，和每株树的需要而有所不同，要灵活掌握才好。

我听着师傅的话，看着那一株株枝叶茂密，长势很好的桔树，感激之情油然而生：哎呀，为桔树，师傅们付出了多少心血啊！我脱口而出：“感谢师傅的辛勤劳动啊！”师傅

谦和地说：“不敢当。说辛勤，当年陪桔树来京的韶山章扬兴同志才真叫辛勤呢！一九七七年五月，老章受韶山人民的委托，护送桔树来到北京，并留下来亲自参加桔树的养护工作。八月中旬，老章的父亲去世，家里打来电报要他回去。这里的领导和同志们也都劝他回去看看。他说，为毛主席纪念堂养护花木，是一项重要而光荣的任务。眼下正是蜜桔挂果季节，我怎么能忍心离开？他一直坚持在工作岗位上。在他和大家共同努力下，韶山蜜桔顺利地度过了成活关、保花关和挂果关，当年就结下不少果实。”

他接着说，种桔树他还是个新手，还必须认真学习哩。不仅向有经验的师傅学习，还要向桔树学习呢！

师傅的话，又使我有些摸不着头脑：“怎么，还要向桔树学习？”

“是啊，桔子将全功无私地贡献给人们，我干点浇浇水，施施肥的活计，可算得了什么？”桔子的用途实在不小。果子可以吃，果皮、核、叶都可入药。医书上说，桔味甘、酸、凉，具有理气、开胃、生津止渴、润肺、醒酒等功能。据研究，从柑桔皮里还可提炼出叫做橙皮甙、桔皮甙的东西。在医学上，可用作防止动脉粥样硬化、心肌梗塞、流血不止、微血管脆弱等病症。还可治疗伤风感冒……”

我为桔子的“献身精神”所感动。我对忠于职守、刻苦钻研业务、忠心养护桔子的师傅们尤为肃然起敬。这时，我忽然又忆起我国伟大诗人屈原的著名诗篇《桔颂》：

后皇嘉树，桔徕服兮。

受命不迁，生南国兮。

深固难徙，更壹志兮。

绿叶素荣，纷其可喜兮。

.....

我默默地诵读着，仔细地咀嚼着。蓦地，我仿佛看到，在那挺拔向上，碧绿肥壮的枝叶之间，一下子长出了拥拥挤挤、光彩闪烁的桔子，正对着我摇晃呢……

茧 花

杨惠民

清明时节，我到一個老战友家里作客。主人备餐去了，我独自坐在客房里。这时，一个精巧、精致的花圈吸引了我。它，用青白柔软的桑条做架，用银光闪闪的蚕茧组花，现在上面已扎上三朵大白花了。它，恭恭敬敬的在正堂摆设着。看见它，一下子勾起了我对主人的回忆……

去年春天，我有机会去黄河故道桑蚕场访问。

那天，阳光铺路，春风徐徐。我走在黄河大堤上，远远望去，那千里故道，活象一只巨蚕，在那里吐丝结茧。那又浓又翠的千亩桑园，好似一潭碧绿的春水，轻风掠过，泛起层层碧波，与故堤上的层林交辉相映，又象一幅青山绿水图。走近桑园，采桑姑娘们身挎箩筐，宛如纺丝织绸的梭子，在密林的经纬线里，来来往往，时隐时现。随着阵阵春风，她们那优美动听的歌声吹到了我的耳鼓里：

黄河故道好春光，

飒飒桑林把歌唱。

姐妹挎篮把桑采呀，

桑叶送给蚕姑娘。

桑林深处，露出了一排排青砖红瓦房。啊！到了，这就

是黄河故道桑蚕场。真是绿树丛中点点红，好一派故道新景。

到了桑蚕场，正巧碰上多年未见面的老战友。我们久别重逢，叙旧述新，话兴难尽。

老朋友虽然已两鬓染霜，但性格还象蓝天一样豪爽，话音还象湖水一样清澈，滔滔不绝地谈起桑蚕来。

这里有个美好的传说。很久以前，黄河边来了一位勤劳勇敢能纺善织的姑娘，名叫西陵。教人栽桑养蚕，纺织丝绸，机杼声声，昼夜不息。人们为了纪念她，至今还保留下以她名字命名的“西陵村”。

中国的丝和丝织品，也是世界著名的特产，早在公元前四、五世纪，中国就被誉为“丝绸之乡。”希腊人称中国为塞里斯，意思是丝国。自从通西域后，开辟了“丝绸之路”，丝和丝织品便畅销世界了……

老朋友领我走进桑蚕饲养室。只见蚕具一字儿排开，一眼望不到头。蚕吃桑叶，沙沙作响。

这时，一只蚕爬在筐箩沿上，有摔掉地下的危险。他轻轻地把它捏进蚕群中去，然后对我说：“看来温度对蚕不适宜，不然他不会往外爬呀。”

“就是”。我不解地回答着。

“二十多年前，我和一群青年人来到这黄河故道沙土窝里，生活也不怎么习惯，”老朋友直言不讳的说：“战争年代尽管苦些，但经常活动。可是这里整天是吃沙粒，盖沙被，走沙路，遇见个风吹沙起的日子，简直是暗无天日。唉！我

真象这只蚕一下恨不得离开这不适宜的地方。又一想，党把咱派到这里，怎么好拔腿就走呢！以后干脆横下一条心，扎根沙区，象春蚕一样，把丝吐给黄河故道的人民算了！”

老朋友又领我来到桑蚕上簇结茧室。那数不尽的乳白色透明老蚕，正在默默无闻地埋头吐丝。

我问道：“象你们这个场，今年能生产多少茧？”

“一般是两、三万斤吧。过去‘四人帮’干扰破坏，批判我是‘只抓蚕头，不抓人头，’一年只养一次春蚕。现在，我们准备利用早秋、中秋和晚秋时机，再养三次秋蚕，这样年产量可以增加两三倍呢！”他回答着。

我又问他：“能养了这些吗？”

“当然可以！蚕这个小动物，从来不向人苛求什么，只是给它一片片桑叶就中啦，它却把自己的一切留给人。”他回答说。

我继续问道：“这样好的小动物，没有什么东西欺负它吗？”

“有的，有的！”他脸色忽然变了，“蚂蚁老鼠、壁虎、懒蛤蟆这四个有害动物，就象‘四人帮’一样，对蚕和茧都有危害，可得好好防备它们呢！”

“是呀！对自然界的侵略者，也要象对‘四人帮’一样，要认真对付！”我严肃地说。

这时候，老朋友取出了一只成熟了的蚕，让我对着阳光照照看，那简直是一块透明的碧玉，是一汪清水。并对我说：“有些动物生在世上，不干工作，专干坏事，真是可恨

极啦！可春蚕到死丝方尽，它再变蛹，生了蛾，产出卵，孵化蚕，经过一个变态期又要为人民吐丝了。你说可敬不可敬？！”

听了老朋友的介绍，我禁不住心潮逐浪，热泪涌流，很自然地联想起了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勉励科学工作者，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时讲过的一句话：“我们要象蚕一样，将最后的一根丝都吐出来贡献给人民。”敬爱的周总理他的一生不就是这样实践的吗？是的，自从他投身于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，哪一天不是夜以继日地为人民辛劳？哪一刻不是忘我地为革命的胜利艰苦奋斗？人民的好总理，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，无私地贡献了自己的一切，连骨灰也献给了祖国的山山水水……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，为这句深刻的语言抒写了最好的诗章，绘出了最美的画面。是啊！我的老友不是在学着周总理的榜样吗？

世上有那么一种昆虫叫纺织娘，它几乎一停不停地叫着：“织！织！织！”可是，有谁看见它纺过一根纱，织过一寸布呢？

远眺故道，在麦苗青青织地毯，花红柳绿艳阳天里，社员们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指挥下，正在辛勤的耕耘，精心织着公社的锦绣田园。他们多象一只只春蚕，正在吐丝，去绣制四个现代化的巨幅画卷。

……

“油炒喷香的蚕蛹，黄河故道的葡萄美酒上来啦！”老友的一声呼喊，打乱了我的回忆。而我的双眼还在注视着这

个小花圈。

老朋友看透了我的心思，对我说：“我从周总理逝世的第一年开始，每年在小花圈上扎上一朵茧花，如今已是第三个年头了。”

是的，是伟大的春蚕精神，激励着这位老干部永远怀念为人类吐尽银丝的春蚕化身的周总理，激励着全国人民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金光大道上勇往直前。

周总理的笑声

马青云

三月春风，吹绿了中原大地；红梅花开，更显得山顶苍松挺拔可敬！敬爱的周总理永远活在人民的心里，他老人家仿佛又到农村视察来了，那和蔼的笑容和亲切的话语，不时引起社员群众的欢笑，总理在群众中自自然然地发出一阵又一阵爽朗的笑声……

郑州郊区关虎屯贫下中农的回忆，把我带回到二十一年前。

那是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日，雨后初晴，阳光灿烂，天空飘着一块块奇丽的彩云，地上一望无际的麦田碧绿葱葱，正在吐穗扬花的麦子，在春风吹动下，掀起一道道波浪。这天，下午三点多钟，我们敬爱的周总理，在省、市领导同志的陪同下，乘车来到当时的关虎屯农业社视察。早在这里迎候的区、乡干部和社员群众立即拥上去和周总理握手、亲切地问好！

敬爱的周总理，满面红光，神采奕奕，紧紧地和大家一一握手，风趣地笑着说：“你们都认识我？你们到过北京吗？”

“认识、认识，没到过北京也认识！”大家回答。

周总理又说：“你们看，我这边还有没有你们认识的人？”

大伙瞅瞅，只笑不答话。

这时，周总理指着 he 身旁一位穿一身墨绿呢料军干服的人说：“你们认识吗？他就是我们的国防部长——”那人接着说：“我叫彭德怀！”说着并向大家笑微微地点了点头。

旁边，一位老大爷笑咪咪地道：“噢，听说过，原来是彭大将军啊！”

周总理笑笑说：“不，现在是元帅了！”

那位鬓发斑白的大爷，这时不知答什么才好了，于是“哈哈”地笑了起来。

周总理和大家谈到这里，也发出一阵阵爽朗的笑声……

这时，有人向总理介绍说，那位老人就是劳动模范鲍有德，旁边的那位青年姑娘是团支部副书记范荣仙。周总理亲切地和他们握手，并关怀地询问了他们的情况。听说老模范已经七十岁啦，还能挑百斤重担，每天挣八个工分；荣仙姑娘做团的工作，每天还做七分。周总理听了很高兴，笑了笑说：“好呀，你们这里的老年人，妇女都能干，真是‘老年赛过老黄忠，妇女赛过穆桂英’啊！”人们听了心里感到暖烘烘的，都又笑起来。周总理一边走，一边和大家交谈着，在他身后，撒下一长串爽朗的笑声……

在周总理那爽朗的笑声里，包含有多少对贫下中农的关怀、爱护、赞扬和鼓励呀！